

文 / 九妹

尘埃里开出来的花

虽是五谷杂粮喂养大的，但从小到大还是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吃。比如苦瓜，因为吃不了苦，我从不吃苦瓜，即使已为人妻人母了，我也是从不吃苦瓜。然而，随着世事的变迁，有些性情竟也随之悄然改变。三年前，我开始吃苦瓜，现在已是很喜欢吃苦瓜了，正是苦瓜在滋味的放纵之中始终让我泛滥或者困顿的味感有着一种饮食的觉悟，从而懂得，忍一忍，苦涩自会成为一种味道人生的清醒。

那些天，婆婆不在家，五岁的儿子不愿与爷爷睡觉，每天都等着爸爸妈妈回家了才肯睡觉。那天，单位来人了，我必须陪同吃晚餐，不知要到何时才能结束，于是打电话给他，要他下晚自习后及时回家哄儿子睡觉。拨打了五六次，均被告知无人接听，我猜想他定是打篮球去了，决定等学校上晚自习时再打电话给他。然而，后来他的手机一直是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晚上九点多钟，我回到家里，儿子还坐在沙发里兴奋地看动画片。不用问，他还没有回家。扔下包，我赶紧给儿子洗澡，洗好后把儿子按在床上，又是画画又是讲故事，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儿子才睡着，那时已十一点钟了。走出卧室，拿出手机想拨打他的号码，刚摁下一个数字，手机屏幕显示了来电，是他。我接了，张口想质问他干什么去了，却先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是弟妹吗？贾老师喝醉了，现睡在教务处办公室里。你放心，我们等下把他送回家。”

我心里顿时来火，用力地咬了咬嘴唇，良久，回了一句：“行，我在路口等你们。”只过了几分钟，手机又响了，接了，还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贾老师醉

得有些厉害，我们把他送回来了，弟妹，你不能骂他，好不好？”

我满口答应：“行，我不骂。哦，谢谢你们！”

放下手机后，我想给他找一套干净衣服准备着，刚走进卧室，手机再次响了，接了，依旧是那个陌生的声音：“弟妹，你能不能下来看看贾老师？他现在动不得了，你下来看看他好不好？”

“我来不了，孩子才睡着，你们能不能把他安排到哪个单身老师宿舍里睡一个晚上？”我想起了无论怎么醉酒也要回家的单位领导，一比较，我心生厌恶，没有多想就否定了。

“那好，今晚我们就把贾老师安排睡在学校里，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他的。”

我说了一声谢谢后，陌生的声音也就从我的耳际消失了。想了想，我得叮嘱几句，于是马上回拨了他的手机，手机先是响铃，然后是“嘟嘟”的声音，并没有听到那个陌生的声音。我连续拨打了三次，手机都无人接听。他们不是说会照顾好他的吗？怎么一会儿就把他一个人扔在办公室里不管了？……我感到不安，心慌慌地收拾了衣服与毛巾等物什，然后对公公交待了几句，就出门了。街市上的行人已不多了，摆摊的人们都在收拾摊子了，我赶紧买了些许熟食，然后拦了一辆摩托直奔他的学校。校门已关，我大声叫喊，守门老头睡眼惺忪地一边开门一边问我是谁，这么晚了要找谁。门打开后，我顾不得回答就急冲冲地走进了学校，眼睛赶紧张望着教务处的办公室，灯亮着的，走廊上好像有几个人正向办公室走去。原来，他们并

没有扔下他不管呀，他身边还是有兄弟们的！办公室里那片光亮和光亮里闪动的人影让我轻松了许多，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跨进办公室，他们正在劝说他喝解酒汤。看到我，他们很愕然，赶紧给我解释他醉酒的原因，原来与他们打篮球的是我们单位系统的领导们，他们听讲他是我的爱人，就个个给他敬酒，他为了我就没有推辞，结果喝醉了。而躺在地板上的他时不时地重复一句酒话：“谁也不准把我送回家里，否则我马上跳楼！”

其中的一位忍不住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里去？”

他闭着眼睛一字一顿地解释：“我不想我婆娘看到我喝醉了，她——她本来心情就不好。”

我听着心痛，对他们说：“已经快凌晨一点了，你们都回家休息去吧，我能照顾他的。”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又交待我若有什么事就给他们打电话后，他们都走了。

他，时而双脚乱蹬，时而嘴里胡说，时而双手捧腹痛苦地呻吟，时而打着呼噜酣睡。我，彻夜无眠。早上六点多钟时，他已清醒，两人相对而坐，他无语，我亦无言，良久，我微微笑了笑，然后离开了学校，去宾馆安排昨晚那帮客人吃早餐。

中午，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你好些了吗？我现在街上，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

“不要再买，你原带来的那半个西瓜我已吃了，现在还没有食欲。”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还很虚弱，“谢谢你守了我整整一个晚上！哦，其他老师听说了都羡慕我！”



陈绪新 摄

我大声吼叫：“你给我记住，绝没有下一次！”

他嘿嘿地笑，轻轻地笑声久久地在我的耳际飘荡。这些天来，他是第一次笑，尽管无法看到他的笑脸，但我从他的笑声里听到了他真的笑了。而我，却依然笑不出来。

下午，他早早地回到家里，接了儿子放学，并做好饭菜。我回到家里时，他们父子俩已坐在餐桌边，一边玩筷子游戏一边等我。我坐下后，习惯性地把盛有苦瓜的盘子挪到我面前。盛了饭后，我把盘子里的苦瓜赶了一小半到碗里，然后大口大口地猛吃苦瓜。他呆呆地看着我，突然说：“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些天总是喜欢吃苦瓜，原来吃苦瓜是可以消火气的。”

我扬扬眉头，冲他喊了一句：“苦瓜去火的作用，你才晓得呀？”

他笑笑，说：“谢谢你！其实，自从摩托车被偷走后，我希望你大骂我一顿或者与我大吵一架，毕竟摩托车是用你整整一年的工资买来的，你不晓得加了多少次班啊，没有想到买来还不到

半年就被偷走了！我心里恼火，你心里肯定更恼火，我还记得你写的《摩托与发夹的爱情》文章，我晓得在你心里，摩托车不仅仅是摩托车……”

“我最开始吃苦瓜时就是心情不好的原故，这几天我喜欢吃苦瓜确实是因为摩托车被偷走了心情不好，不过，虐己总比虐你要好吧？”我用筷子头轻轻地戳了一下他的额头，“其实，苦瓜不仅仅只给予我苦涩，也给予我清凉，吃苦瓜后我的心清凉了，眼睛也清凉了，不然，我怎么会看到一朵从尘埃里开出来的花呢？”

“你看到一朵从尘埃里开出来的花？”他一脸疑惑。

“对呀，你看，我们竟然为了一辆价值还不到一万块钱的摩托车伤心了快一个星期了，那是因为我们很贫穷，贫穷而且又不豁达的我们在这世上渺小的不就如同两颗尘埃吗？”我眼睛慢慢地湿润了，“但是我们的感情也是一朵花，一朵从尘埃里开出来的花啊！”

文 / 梁兵

朋友今年大学毕业，为找工作折腾了半年，报考了两家上市公司，都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不停地穿梭于吉首与长沙之间，笔试、面试、复试、体检，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更劳累的是，两家公司的招考步骤都不一致。每次从长沙回来，都得狠狠地宰我一顿，说：“这样来回奔波，花费不小，身困体乏，你得犒劳我一下。”

幸运的是，两家公司的初试他都通过了，那段时间他非常忙碌，忙于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准备复试。因为一家是移动通讯公司，一家是寿险公司，每天脑袋里灌进的知识一会是移动通讯公司产业的现状及

前景，一会儿是中国农村寿险市场的开拓见解和保险业的原理。他开始向我抱怨：“每天强化不同的知识，脑力运转负荷太大。”我笑着回答：“这是一种苦涩的幸福，别人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扮起了他的“面试官”，给他出各种难题，每天都和他演练一遍。

五月中旬，复试结果出来，他顺利过关，两家公司都要和他签就业协议书，他却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开始征询我的意见，与哪家公司签约。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好与不好的标准太多，况且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他又开始去网上找各种资讯，比较两家公司的业绩、前景、福利和成长空间等等，也进各大论坛看别人对两家公司的评

价。那两个星期很难见到他一面，同学开玩笑说：“他不是在网上，就是在去网吧的路上。”毕业临近时，他还没有确定去哪家公司上班，用他的话说就是各有优势，难以取舍。毕业前几天几乎每天都有聚餐，大家都在忆同窗往昔，话人生未来，唯有他说话最少，我知道他还在犹豫，心里挂着一块石头。

挥手，告别，在一声声珍重的祝福中，大学时代结束了，他也背起自己的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半个月后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在长沙报到，他最终选择寿险这个行业。当我问及原由时，他说：“这里更能锻炼人吧，我想让自己走得更远些。”

而我并没有预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他

选择

又打来电话向我诉苦：自己工资少，还经常要加班，当初和他一同考入通讯公司的同学福利待遇比他好，工作也轻松。我问他：“你后悔了，工作才刚刚开始啊。”他没有回答，电话那端传来的是他的叹息声。

其实，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不同的结果。事业和人生一样，都是我们一眼望不到边的。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更多的在于你怎么样去书写这个过程，一味的叹息那只是徒增烦恼而已。既然认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不如别人，那么就用汗水去弥补和他人的差距。



田湘 摄

照相

我们说，不知道哪儿能照相，老师说，县城有个照相馆。老师不组织去，我就和阿余、才才一伙出发了。

从小镇到县城有多远，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一条马路，铺满沙子的车路，一直延伸到县城。

我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照相又不能由着别人代替，父母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也没有时间陪着，只能靠自己“闯”了。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走的浑身酸痛，脚板也起了泡，到后来几乎是一拐一瘸地前进。

阿余和才才都是我好朋友，我们边赶路边玩，到了凤凰县照相馆，照相师傅用镁光灯对着我们咔嚓闪了一下强光，师傅说，好了，明天来取吧。晚上，我们住了旅社，直接到第二天取出了照片。

母亲说，她一辈子没看过相片，不知它是什么东西，她把我那张小小的一寸照

片放在她眼前端详了很久。然后脸上露出了笑颜。

然后，我中师毕业，班级要照一张毕业照，那时，刚好是一九八二年夏天。学校外面是当地村民的果园，时常出现农民们忙碌的身影，我们借着绿油油的柑橘做背景，站成三排，被摄影师咔嚓一声，把我们全班风华正茂的小青年定格在那片绿油油的果园间。虽然只是黑白照，它却伴着我走向社会，走向成熟，也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母亲说，儿啊，你要好好地工作，不要辜负好时光哪。因为能走出“农”门，算是我幸运了。家里虽然有了自己的土地，母亲不让我掺和，她认为我应该对得起我这份难得的职业。

参加工作后，照相的机会不断地增多，办工作证、会员证、身份证，单位的各种活动都与照相有关。

照相照出了各种笑话。记得一个外出做生意发了家的熟人，端着相机为我们照相，总说“接近点”“接近点”，极严肃的场面。我们也极严肃地听从她的摆布。照完后，我们盼望着早些看到自己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照风景照。一直没有等到那张照片，直到

她第二次回乡时，才恍然大悟似的，说，哦，那照片啊，曝光了曝光了，要不我重新给你们照一张吧。

有人说，那次她的相机根本没有底片，一卷底片才照36张，可她早超出了36张，混了我们招待她的一顿美味佳肴。

不管是欺骗还是曝光，但是，那“接近点”“接近点”风趣的话语和那个风景点，给我们增添不少的笑谈。

我的生活不断地与照相相连，干脆，买了一个傻瓜相机，随身带着，外出旅游，还是来了贵重客人，留个影儿，作为一份永远的纪念。

2006年走了一趟西安、成都和九寨沟，也是自己带着傻瓜相机出发。才发现傻瓜真是傻瓜使用的设备了。数码相机充斥整个世界，早就落伍了。不能上传，不能删除，一个咔嚓就消耗一次底片，而世界那么精彩，哪是36张底片可以收藏得了的啊。

于是，回家后，花钱买了一个索尼数码相机。生活中、工作中精彩的变化就藏进自己的空间，没事的时候翻出来看看，默默地欣赏，三十年来的变化，又一次通过照相勾起我深深的感慨。

文 / 张继诚

30年前，我13岁，初中要毕业了，老师交代说，你们去照一张小一寸的半身照，